

张尔岐诗文故事新编

☆李惠广



三、慰农

张尔岐先生弃绝了科举道路之后,就在家中一面教书一面种地。务农种地很不容易。当时正是清朝入关不久,战事不息,兵荒马乱,更加连年的自然灾害频繁,谷物歉收,农民生活困难。所以先生曾慨叹说:“为儒既不遇,为农更苦饥。”(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通,当了农民更是挨饿受苦。见《蒿庵集遗·优早柬邢先生》)。那些年种地遇到的自然灾害,有旱、涝、风、雹、虫等等。这些灾害,轻则使作物减产,农民糠菜度日;重则使作物绝产,农民破产度荒,甚至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自然灾害犹如凶神恶煞,紧紧扼着农民的喉咙。这里单说一次虫灾:

康熙九年(1670)春末,高粱上生了蚜虫,蚜虫俗称蜜虫。这蜜虫个体很小,用肉眼几乎看不清楚。许许多多纷纷扬扬攒聚在一起,分泌出一种东西,黏黏糊糊像是蜜,腻腻歪歪还发亮。一开始是生在高粱刚打苞的苞心里,那小东西渐渐地显现出足和翅膀,微微地蠕动着,咬食苞心。到高粱秀出了打锣槌大小的穗时,那蜜虫就攒聚在上面,一层层的,像是个灰膏疙瘩,高粱穗就慢慢地枯萎了,再往后,高粱的杆上、叶上全布满了蜜虫,通体黏歪歪,亮晶晶的,说也奇怪,这小东西刮风吹不跑,下雨冲不掉,死气白赖地粘在高粱上,致使两米来高的高粱对它无可奈何,那枯萎的穗子逐渐烂污,腥臭难闻,最后不长籽粒,绝产拉倒。

尔岐先生心中焦虑,这天再到地里去,看看这高粱蜜会不会轻了一点。路上碰见一位街坊,腰里别着一把镰刀,正坐在自己的高粱地头上掉眼泪。见他走过来了,就站起来问他说:“先生,我活了这把年纪,庄稼上着蜜见得多了,像这么厉害的别说没见过,连听也没

听说过。您看这高粱还有啥出息吗?我正想砍了它算了。”说着,眼里的泪又想往下掉。能不掉泪吗?这街坊全家八口人,常年以高粱面为主食,砍了高粱,这八张嘴吃什么,这日子怎么过?“先生,这老天怎么会这样呢?”街坊说着,声音有些哽咽了。

尔岐听着这问话,看着这光景,心想:“儒生非瞽史”(我一个读书人,又不是古代掌管阴阳、天时之书的史官,怎能知道这上天的事),于是便“三叹对以臆”(多次叹息后,对老人猜度着说):“得无酿酒多(莫不是因为人们酿酒过多),天公恶淫费(惹得老天爷嫌太浪费了)?本以续民命(这高粱本是用来存活老百姓生命的),腐坏资醕醉(现在却把它发酵酿成酒,供人成为醕酒的醉汉)。饴蜜与酒醴(糖蜜和甜酒),同自天乳渍(同样是老天爷降下来的乳汁)。嗜酒报以饴(好喝酒的给你糖蜜吃——现在不是把可以酿酒的高粱变成蜜了吗),政(同‘正’)未离其类(正是并没离开甜糖之类的东西——那你吃这些高粱蜜就算喝酒吧)。老农挥泪言(那街坊擦擦眼泪说):‘此论真诚戏(先生您这样说,真是开玩笑笑了)。身是藜藿人(咱是吃糠咽菜的人),何曾知壹醉(哪里曾喝醉过,怎知道醉酒是啥滋味),苦乐本异条(我们吃苦的人和那些享乐的人,本来就不是一类的人),降罚乃同被(可老天爷降下来的处罚却要我们吃苦的人一样遭受)。所患朝夕急(现在忧虑的是马上就要用粮食了——可粮食在哪里呢),酸心在老穉(最叫人心酸的是老人和孩子们啊)。况当秋税临(况且秋季田赋的征收就在眼前了),鞭挞逼空匱(家中盆盆罐罐都空空的,来催逼田赋时不是又要挨皮鞭了吗)!。”

尔岐在前面所说的那几句乱猜的话,权当说个笑话,排遣一下这街坊的愁绪吧,不料却勾起了他更深的愁肠,那就赶紧“低颜慰老

农(很谦恭地宽慰老人);黍豆尚可冀(谷子和豆子的收成还有希望)。莫使忧沟壑(不要担心饿死),存活有高位(使咱能活下去的有上面那些大官呢)。闻说大仕人(听说颇具仁善之名的新县令),牙年初来临(是今年二月才来本县的)。”

尔岐先生“慰老农”的一番话,有两点意思,一是谷类、豆类作物还有希望,一是盼望父母官能施仁政救民。可是谁都知道这两点,前者是远水不解近渴,眼下就等米下锅,怎么办? 后者是镜花水月,并非现实,能指望得住吗? 以这样的话语宽慰人,是非常苍白无力的,正是所谓“不说白不说,说了也白说。”然而细想尔岐先生一介寒儒,面对此情此景,他在此时此地还能说些什么呢? 也就只有白说也要说了。

赏析:
这一小故事,是根据尔岐先生的《高粱蜜》一诗(见《蒿庵集遗选》)编写的。该诗很长,共四十八句,二百四十字,分为三段。第一段描述高粱蜜的为害情景,已在本文第二段中变为散文叙述过了,只引了其二三两段予以注释。

由此诗可以见出先生隐居后,成了“准农民”,他与农民乡邻同呼吸,共命运,思想感情水乳交融,大家一起在“苦饥”中度日。(完)
作者系县退休老干部

到舅舅家后跺跺鞋上的尘土,抖抖身上未化的雪花,一磕一个头,声音洪亮得喊着舅舅,舅妈。大红带花的套装新衣服磕完头后膝盖必定留下尘土,抖抖尘土开始去找小伙伴们喽。男人们吃饱饭打打扑克,孩子们出门去便利店买1毛钱的唐僧棍,一掰3节,3个人一块吃,粉色的、黄的、绿的,可甜了。午后女人们开始张罗着包水饺,偶尔包几个有1分钱、2分钱的硬币,吃着包有硬币的水饺能兴奋好几天。若是贪玩没得水饺吃,回家炸黄面,黄嫩嫩的面,黑黑的枣,再撒上点白糖便是人间极美的美食啦!

无论春夏秋冬,舅妈南边那条小溪都流淌着清澈的水。春天我们折下跟溪面相暖味的柳枝编草帽,在溪边东坡处放牛羊。夏天舅妈在小溪边捣衣,我们就在一旁逮小虾小鱼。秋天未至,蝉鸣已消停了许多,郁郁葱葱的柳枝开始变黄飘落。冬天溪水沿岸结冰,中间继续流淌着溪水,投一颗石子仍能荡起朵朵水花。

还有那个过年穿着大红袄裙的辫着羊角辫“小女孩”,他用铲子往我新衣服上铲土,我气急败坏的赶回家,非拉着舅妈给那个不讲理的“小女孩”告状,被一群大人们团团围住大笑不止,原来是他妈故意把他打扮成女孩的模样。舅妈说他家没有小女孩,我还不依不饶得说就是小女孩,我明明看见他穿着红袄裙扎着小辮子。

“嗨,妹妹,你要野味不?”思绪一瞬间被拉拢回来。是我表舅家的弟弟,只因结婚比我早便自称大哥的兄弟。“你要是顺产呢就给你俩,要是剖腹产呢就给你四个。”我说:“兄弟啊,姐不能只因贪图你那两个野味再在江湖上多挨一刀啊!”我们俩相视一笑,是青梅竹马,是两小无猜,是那个夏天踩坏我凉鞋,让我光脚满大街追赶的坏小伙,是,是那个味。

年还是那个年,一别20余年,怀念那时候的单纯美好,也感叹20余年,感情从未因距离而产生改变。年还是那个年,高楼林立,户户也富贵了,过年的问候语虽老套却还是不失温暖。年还是那个年,不过不再是站在屋顶观看烟花飞舞的我,而是谨遵环保禁放烟花炮竹的我。

年,一个寓言故事,一个国家最盛大的传统节日,一个从小到大传递温暖和爱的日子。年,过年,回家过年!
作者单位:县医院

每逢春节过后,许多人都在感叹,年味变淡,这节日越来越没意思了。变淡意味着过去很浓,现在没意思说明过去很有趣,八零后出生的人很难有比较,年纪长一些的都有这种亲身体验,过年的感觉确实大不如前。然而,细细想来,即使用原来同样的方式过年,就会有原来的感觉吗? 我想,或许年味会浓一些,但是那时的感觉未必回来的。

在一个连吃饱饭都要奢求的年代,两块水果糖,一尺红头绳都会让孩子们快乐好几天,去亲戚家吃顿饺子,吃一大碗白菜炖猪头肉,喝半斤高粱酒,一年都会心满意足。而如今,倘若给你这些,你还会兴奋吗?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,人们的满足感很容易获得。旧时候,即使全家一整年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,过年的时节也要竭力让孩子吃好一些,穿好一些,富人家张灯结彩,穷人家没钱也要像杨白劳一样,集上扯上二尺红头绳,回家给喜儿扎起来。因为过年的时候,老天爷在看,逝去的先人祖宗,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在看,连厨房里的灶王爷都要到天上汇报,若是不认真过年,明年的日子也一定不好过。若是实在没有钱,就要像山东吕剧《借年》里的王汉喜一样,硬着头皮到岳父家里去借,也要把年过好。用借来的钱去燃香、烧纸钱、摆贡品,按照老规矩去三拜九叩,真心的祈愿上天和祖宗的保佑,四季平安,风调雨顺,来年有个好收成。而如今,你还会去做吗?



还如此虔诚吗?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,精神信仰却依然在坚守。

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了三十几年,即使导演们绞尽脑汁,也越来越没有意思,舞台、灯光、演技不知比过去强多少倍,却无法如过年一般找到旧时的感觉。现如今,我们的生活如天天在过年,我们天天在电视里看春晚,导演再好的水平,也不会带给我更多的惊喜。而远观西方的圣诞节,却有了越来越浓郁的味道,圣诞节不就是外国人的春节吗? 它和中国的过年一样,也流传了千年以上,放假,聚会狂欢,吃火鸡,给孩子送礼物,何其相似,仪

式简单重复数年,却依然经久不衰,又何其差异。

西方的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节日,西方人多数人信基督,他们相信死后会去天堂,对主的虔诚和敬畏却从没有消失过。中国的年,包容了太多的思想内容,儒释道的文化都有,而过去的几十年里,内外部都有过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或者否定,尤属破四旧,“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”都对过年有深深的影响,传统的都是旧的,破旧就是破传统,无论好坏。如今,所有的行为都以追求物质为中心,有利可图的事情就去做,没有利益的事情放在一边,我们过年的庙会就成了商家的舞台,走亲访友成了炫富的机会,过度追求物质的需求,再一次灭掉了过年的传统,而年的味道也是因传统被一点点的吞噬而变得越来越淡了。

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,信息的发达与物质的富有,让我们看清了发展的主要矛盾。人民日报也发表了《物质幸福时代已经结束,新时代来临》评论文章,内容指出“在一个万物俱备、什么都不缺的年代,占有物质很难再刺激我们的感官,让我们获得长久的满足。在新的时代,比起金钱和物质,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感。”既然提到了精神文化,不妨从我们“过年”传统文化回归做起。

历经磨难的过年,依然传承并遗留下了优秀的文化传统。“再忙,都要回家过年”,无论火车如何一票难求,无论道路上是

否拥挤,过年依然是游子最大的心愿。拜年,过年好的祝福,是孝的传承,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就是天伦之乐,过年围在老人身边,这就是最大的孝道。走亲戚访朋友,紧密亲情,让血与水越来越浓,树高千尺,不忘根。在人挤人的庙会里,开心的用嘴去咬冰糖葫芦,看“踩高跷”扭“鼓子秧歌”,鞭炮声声,春联红红,张灯结彩,欢声笑语这才

是过年的感觉。

如今,我们惊喜的看到,为了将传统文化的回归,研究年文化,传承好传统的规划,政府引导,群众参与的模式逐年开展,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从我们县来看,过年的大鼓重新抬到了村头,踩高跷的队伍在扩大,跳广场舞的爷爷奶奶们也统一了节日盛装,那著名的“仁风鼓子秧歌”早已登上了春晚的舞台,仪式感是文化传承的表,认同感是文化传承的根。坚持不懈,才能把传统迎回来。

年味渐浓,也不再是奢求。

作者系回河小李村人

母亲的思念
是一粒石子投到水塘
敲响碧玉如磬 激荡涟漪微荡

我的思念
是一枚新柴投入灶下
回应彩霞似锦 活跃一隅暖焰

母亲的思念

是一个伸缩无限的线段
破绳成麻牵挂万千系着儿女的端点

我的思念
是初质成弓情归似箭
跋山涉水闯关遥远 九曲黄河一帆悬

而今我的思念
是一条无奈的射线 一缕不归的风

尽管故乡犹在老屋还在
没了母亲的身影

我的思念
是年年麦田坟头一抹顽强的新绿
月老宅记忆的凄楚
夜夜飘渺不定的音容
天天心中的隐痛
作者单位:县创新中学

思念

☆徐树爱

思绪绵绵,感慨万千。一路行进,虽然他们逢人便打听汗血宝马的消息,但依然是泥牛入海毫无线索。自敦煌向西北走去一百多里的样子,他们来到丝绸之路北路必经的关隘——玉门关。这里曾是唐朝的国门,相传新疆和田玉经此输出中原,故名。这里的城垣为黄胶土版筑,显得十分结实十分古老。城北坡下有东西两条大道穿过,是历史上中原和西域诸国来往之路。站在玉门关上北望长城,犹如龙游瀚海,俯仰关外,大地苍茫,人迹罕至。让人想起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: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,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

由玉门关再往西便进入到新疆的境内。使人一下感受到西域的风情。据向导介绍,如果在葡萄成熟的季节来吐鲁番,那是十分令人陶醉的。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里,一串串绿色的葡萄,翡翠一样沉甸甸挂在藤架之上,走在长长的葡萄园长廊中,你会感受到头顶上的阴凉。芬芳的空气,飞舞的蝴蝶,使人感觉置身

仙境一般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皆用土坯垒了千房,宛如镂空柱子墙,摘下来的葡萄就在那里自然风干,成为人人喜爱的葡萄干,然后走向四面八方。因为干旱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,加上特殊的低海拔,使这里盛产的葡萄香甜,白兰瓜、哈密瓜、西瓜个大汁多甘甜。自古这些都是贡品,是大西北最著名的特产。这地方的坎儿井,是其祖先智慧的体现。把天山上的雪水用地道引到此地,形成地下灌溉系统。头上骄阳似火,井中清水潺潺,凉热相映两个世界。间有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穿着花布长裙,带绣花小帽,载歌载舞,使人更加热爱这美丽的世界,同时也忘却了旅途的劳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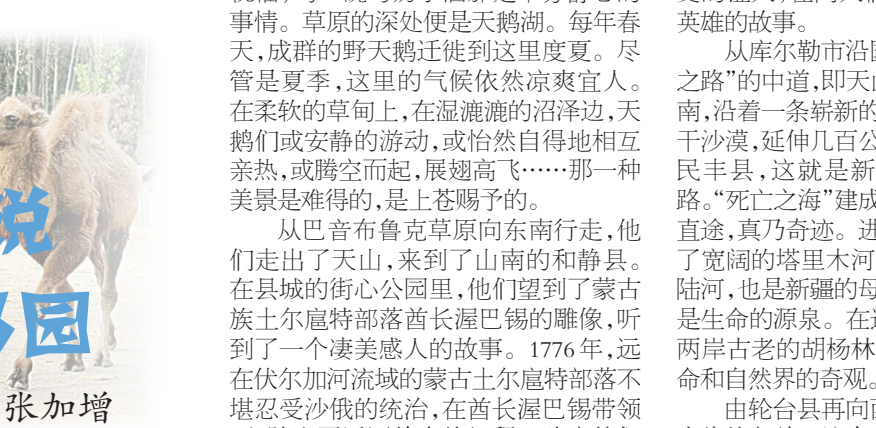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西行,他们望到了位于吐鲁番盆地中北部的东西长100公里,南北宽10公里,高约500米的火焰山。想象着当年孙悟空两借芭蕉扇,勇斗铁扇公主的故事,禁不住佩服起唐僧师徒历经艰难求真经的精神。接着他们穿过了中国最大的风能基地——达坂城风力发电厂,穿过了天山天池和南山牧场,走过了

美丽的果子沟,终于来到了伊犁。伊犁是天山西段伊犁河北岸的河谷盆地,连



接着中亚和南北疆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唐朝初年,西突厥酋长阿史那驾鲁降唐后又叛变。唐军远征平叛在伊犁河与阿史那驾鲁大战,唐军胜利。平叛巩

固了在西域的统治,还控制了中亚诸国,给丝绸之路带来一段最繁荣的时代。



张加增

沿着伊犁河向东行进,他们走进了著名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。但见云朵低垂,仿佛笼罩在绿草之上,清澈的河水在草原间缓缓流淌。那些牧民们用

石块堆砌的“敖包”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,尚有人到的“敖包”便与牧民们互致祝福,喝一碗马奶子酒那是十分舒心的事情。草原的深处便是天鹅湖。每年春天,成群的野天鹅迁徙到这里度夏。尽管是夏季,这里的气候依然凉爽宜人。在柔软的草甸上,在湿漉漉的沼泽边,天鹅们或安静的游动,或悠然自得地相互亲热,或腾空而起,展翅高飞……那一种美景是难得的,是上苍赐予的。

从巴音布鲁克草原向东南行走,他们走出了天山,来到了山南的和静县。在县城的街心公园里,他们望到了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酋长渥巴锡的雕像,听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故事。1776年,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不堪忍受沙俄的统治,在酋长渥巴锡带领下,踏上了返回故乡的征程。途中他们不断冲破俄国骑兵的阻挡,不断穿越风雨雪霜,翻过崇山峻岭,跨过沙漠河流,终于回到了中国新疆境内。一路跋涉,部落人口死伤大半。为了表彰这英雄的民族,朝廷册封渥巴锡为静郡王,安置这

一族人在巴音布洛克地区生活。今天,和静郡王府还完好地保存着,像一位历史的证人,在向人们所讲述着土尔扈特英雄的故事。

从库尔勒市沿国道西行,就是“丝绸之路”的中道,即天山南路。从轮台县往南,沿着一路崭新的公路,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,延伸几百公里,一直到达新疆的民丰县,这就是新疆最著名的沙漠公路。“死亡之海”建成高等的公路,天堑变直途,真乃奇迹。进入沙漠不久,便望到了宽阔的塔里木河,这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,也是新疆的母亲河,缓缓的水流就是生命的源泉。在这里他们再次看到了两岸古老的胡杨林,看到了那不屈的生命和自然界的奇观。

由轮台县再向西便到达了库车亦即古代的龟兹。这个南疆最大的绿洲城市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。唐朝在这里设置过安西都护府,可见其地位重要。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城市,车水马龙、人群熙熙、一片繁荣景象。

(二十八)